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六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三年正月己卯朔有中使自峨眉山還京師符昭
壽戒馭吏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廐中馬韉
使跳躍庭下陽逐而繫之喧呼之際延順遂帥其徒徑
登廳事擊殺昭壽并殺其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時牛

寬方坐州解受官吏賀聞變皆逃竄冕及轉運使張適

附冕傳不詳邑里

縋城出奔漢州惟都巡檢使劉紹榮為

未見

冒刃

格鬪既而衆寡不敵延順等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為

帥者紹榮攝弓大罵曰我燕人也比自北歸朝肯與汝

同逆耶亟殺我我寧死義耳延順等亦未敢害之都監

王澤

未見

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往招安延順

左執昭壽右操劍彷徨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即率衆踴

躍奉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亟殺之餘兵及驍猛

威武軍悉合而為亂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
署置官稱設貢舉以神衛小校張錯為謀主錯本名美
太原舊卒也 是日并代都部署步軍都指揮使高瓊
鈐轄東上閤門使李允正率所部至行在即詔瓊領兵
屯冀州

辛巳樞密副使宋湜有疾上臨視之先是上封者多言
王顯專司兵要謀略無所取乃命叅知政事向敏中權
同發遣樞密院事

視湜病實錄在甲申今從本紀中
書有敏中銜而不署字此據會要

前光祿寺丞李永錫貶康州瀧水縣主簿權戶部判官
殿中丞皇甫選責授南劍州團練副使永錫惟清子也
時居父喪上言歷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

因召對具表以獻且稱薦之及追赴行在試策與所言

異故並黜焉

劉筠誌選墓云屬以天驕犯塞皇赫斯怒
寅車致討業已戒期公以為豺狼沓貪藩

籬是固古之上策宜責將臣伏閭拜章諫言切至猶堂
尊主賈生遂極于涕洟以賊遺君耿弇不勝於忠憤威
稜既露吏議匪容明年春責授南劍州團
練副使據此則李永錫所陳亦可想見

是日王均

率衆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癸未以殿前都虞候葛霸為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
部署以萊州防禦使田紹斌為邢州觀察使淄州團
練使李福為霸州防禦使蘄州團練使石保興為棣州
防禦使獎州刺史楊嗣為保州刺史如京使楊延朗為
莫州刺史崇儀使叙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普為洛苑使
富州團練使兵部員外郎知祁州張旦為尚食使內殿
崇班祥符蔚昭敏為崇儀使李規為供備庫副使供奉
官閣門祗候張昭文為內殿崇班賞擊退敵騎之功也

李規張昭文兩人無聞
或可削去李福未見

甲申并代鈐轄李允正引廣銳騎士數百人對于行宮
前殿上與輔臣觀之曰聞是兵久經戰陣皆可驅使乃
加賜緡錢遣屯邢州 先是范廷召自中山分兵擊敵
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彰國節度使康保
裔保裔即領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後陣已
與敵遇使來趣兵保裔選精銳與之會日暮約以詰旦
合戰及夕廷召潛師以遁

實錄於保裔傳載廷召潛師
以遁及傳潛事又云廷召與

敵血戰前後差違
今但從保裔傳

保裔不之覺遲明敵騎圍之數重左

右請易甲而逃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此吾効死之日矣
遂大呼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敵殺
傷甚衆所蹙踏塵深二尺而救兵不至保裔沒焉敵遂
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上既聞保裔死其部曲畏誅
聲言保裔投賊密詔駕前走馬承受榆次夏守贊察之
守贊變服入軍中廡問既得其實於是優詔贈侍中以
其子寄班供奉官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餘五子及

孫悉加寵秩繼英等奉告命占謝曰臣父不能決勝死於敵陛下不罪臣等又蒙非常擢用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久知爾父忠孝今死王事追贈賞延之命所宜加等顧謂左右曰保裔父死疆場而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嗟惜且聞其母年八十四矣即遣內司賓勞問賜白金五千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又封其亡妻薛氏為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多禮好賓延儒士騎射尤妙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能屢

經戰陣身被七十鎗又中手礮傷臂而未嘗言功所

賜金帛輒分其麾下積貸公錢數十萬以勞軍沒後親

吏鬻器玩以備償上知其家無遺財乃復厚賜之

夏守贊傳

云守贊還言保裔因送客猝與敵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稱旨詔卹保裔家守贊所言與保裔傳差異今從保裔

傳

將校官屬死事者十三人悉優其贈典

李重貴傳重貴與張凝全

軍還屯凝欲上功狀重貴止之按保裔所以死實諸將遁去救兵不至耳免職為幸安得更論功狀此傳必妄

也今不取

乙酉鎮定高陽關路行營都部署馬步軍都虞候忠武

節度使傅潛都鈐轄西上閤門使富州刺史張昭允並
削奪官爵潛流房州昭允通州潛二子內殿崇班從政
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家貲先是上駐大名
既踰旬邊捷未至且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石普輩屢請
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之不以聞繇是大怒
命樞密都承旨王繼英召潛與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
石保吉等各以所部兵赴貝冀路行營潛至冀州乃遣
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工

部侍郎錢若水御史中丞魏庠知雜御史馮拯按鞫之
一夕而獄具罪當斬百官議論如律上封者請正刑典
詔特貸其死中外公議無不憤惋

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獲所擄老幼數萬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

衆遁逃出

本紀實錄並稱貝與高陽關都部署范廷召
按廷召傳廷召為定州營都部署未嘗有貝

與高陽關之命葛霸傳云與石保吉同入朝時康保裔
戰沒即命霸為貝與高陽關前軍都部署實錄本紀皆
著之不應於廷召獨闕荆嗣傳又云嗣提偏師捍敵嘉
山時諫廷召麾下廷召徙高陽命嗣以二千卒為軍逐

敵至瀛州按此則廷召果自定州徙高陽關疑莫州東之捷廷召與霸皆在焉故官名相錯而遣使獻捷則廷召首署其奏耳本紀實錄並稱廷召等可見此捷奏非一人所為也今但書廷召等而不書其官以示疑奏稱今月十九日蓋衍十字他書皆悞十二日奏達行在豈得預指十九日耶今改之

上在河朔慮南方有聚寇已丑詔以西京左藏庫使康

州刺史楊允恭為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內殿崇班楊守

遵副之侍禁閤門祇候焦守節為都監

本傳云上聞王均叛故復有此

命按此時益州之奏尚未到也今改之

莫州刺史楊延朗入奏邊事上

意甚悅指示諸王曰此即楊延朗也延朗父業為前朝

名將延朗治兵護塞復有父風深可嘉也厚賜遣還任

庚寅范廷召等遣使奏捷羣臣稱賀上作喜捷詩題行

宮壁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

按正史范廷召

傳咸平二年契丹入寇車駕北巡廷召與敵戰瀛州西
斬首二萬級遂北至莫州東云云莫州東之捷實錄已
具載惟瀛州西斬首二萬獨不載于實錄但因傳潛貶
稱廷召等擊敗高陽關與敵血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
陷沒若廷召果能與敵血戰且斬級二萬此捷固不為
小獨何為不遣使馳奏也今於保裔陷沒已去廷召血
戰等字其斬級二萬亦削去蓋實錄
廷召傳殊畧疑正傳頗有所增飾耳

貝冀行營副部

署王榮受詔以五千騎追敵榮無將才但能走馬馳射

性恒怯數日不敢行伺敵渡河而後發敵剽淄齊者數千騎猶屯泥沽榮不欲見敵乃以其所部畧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上憫之遣使收瘞置榮不問

辛卯赦河北諸州軍及淄齊州罪人非持仗劫盜故殺枉法贓至死者並釋之將吏死事者錄其子孫民被焚掠者復其祖罷緣邊二十三州權酤

諸州舉才武乃五月一日德音本紀

誤載于此今除去

王均自漢州引衆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劍

門先是知劍州秘書丞李士衡聞寇作以州城難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是日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逆擊敗之斬首數千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揭榜招降得千餘人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徑陰平還成都實錄稱均叛卒

不滿百人亦多被創竄匿山谷間蓋言之過也今不取裴臻未見

樞密副使給事中宋湜疾甚詔許先歸賜以衾褥且諭曰此朕常所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也又遣中使護送供

帳優厚壬辰卒於澶州詔贈吏部侍郎錄其子弟授官者三人及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

甲午車駕發大名府是日次德清軍上始聞王均反即以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為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招安巡檢捉賊轉運公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石普供餽庫副使李守倫並為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又以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為東川都鈐轄西京作坊

使李繼昌為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並為益州都監供奉官閤門祇候孫正辭為諸州都巡檢使繼昌崇矩子繼勳瓊子也

李惠李守倫王阮孫正辭未見實錄即載秦翰於李惠後

誤也秦翰受命招捉乃八月事今削去

乙未車駕至澶州

初知蜀州供奉官閤門祇候楊懷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自謂清壇衆懷忠又擇清壇衆之魁七十餘悉補巡檢

將遣判官高本馳驛以聞丙申懷忠率衆攻成都先鋒
自北門入遂燒子城北門西至三井橋時王均從劔門
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威棹小校崔照及偽招安巡檢
魯麻胡等陣於江瀆廟前懷忠兵勢不敵引衆退保江
原懷忠所調兵夫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致敗績
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李沆為東京畱守不戮一人而
輦下清肅

壬寅命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陳堯叟供奉官閤門祇

侯杜承睿往陝西路體量公事

承睿
未見

癸卯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卒徽之先以足疾請告上自取名藥為賜郊祀不及扈從特命加賜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近醫藥當不久相見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還京又遣使臨問及卒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謚文莊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疋又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二姪皆賜出身徽之有集二

十卷上令夏侯嶠就其家取進內徽之無子而宋氏婦
賢明知書有禮法子綬能自立於時人以為善慶所及
大中祥符中徽之妻王氏卒及葬再以緡帛賜其家綬
平棘人也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丙午上謁太宗聖容於啟聖院

丁未李士衡乘驛奏捷以士衡為度支員外郎賜緋裴
臻為崇儀使領峯州刺史其後川峽招安使言士衡棄

城乃復坐紉責焉 省杭州通判一員

二月庚戌大食國遣使穆吉鼻來朝貢

辛亥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壬子翰林侍讀學士呂文仲上新編太宗御集三十卷

先是遣內臣於襄壽等州巡茶鹽癸丑罷之 楊懷

忠檄嘉眉七州調軍士民丁悉與懷忠會再攻成都時

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却

國史稱懷

忠以二月十七日再攻益州據耆舊傳則所稱十七日再攻益州時雷有終等已至矣國史既云自益州還屯

櫓木寨又進壁鷄鳴原以俟王師若有終已至又何俟乎蓋國史誤以有終十七日始攻益州為懷忠再攻益州寔在上旬不得其的日也耆舊傳及寔錄載二月三日王均遣趙延順攻邛蜀州為懷忠所敗國史稱懷忠再攻益州時均方遣延順攻邛蜀此可見其不出上旬在初四五間也疑不能決并書其事於此俟考

忠與轉運使陳緯

緯為轉運實陝西路今得在此必運糧以給行營諸軍也當考又按淳化

五年劉錫為陝府以西至益州轉運使緯必與錫同列但史文畧耳

麾兵由子城南門直

入軍資庫署其庫鑰均所部皆銀槍繡衣為數隊分列

子城中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會暮懷忠復退軍笮橋背

水列陣寨於櫓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故賊不能復南

畧既而賊黨自清水埧溫江金馬三道來攻櫛木寨出
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
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衆入皂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
賊至成都南十五里寨於鷄鳴原以族王師均亦閉成
都東門以自固

己未命宰相李沆為元德皇太后園陵使餘四使並如
例禮官初議用孝章皇后故事止差監護使一員特降
是命始議立陵名禮官言唐德宗昭德皇后王氏順宗

之母始葬崇陵睿宗肅明皇后始葬惠陵後祔葬橋陵
周顯德末都省集議引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
兆謂之祔葬漢呂后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
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敬宗蕭氏生文宗並祔
葬光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湏
別建陵號從之 太子太師張永德對于便殿凡數刻
尋命為彰德節度使出知天雄軍府

辛酉詔翰林學士給諫知制誥尚書丞郎郎中御史中

丞知雜館閣三司官員外郎以下京朝官有武勇才器

堪邊任者知雜而上各二人郎中各一人限五日奏異

時不如舉狀者譴之

田錫奏附三月末

綿漢龍劔都巡檢使

澄州刺史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斬偽刺史苗進遣使

來告捷

按實錄此月十三日思鈞遣綿州司法參軍樊信明馳奏克復漢州不稱它人獨耆舊傳云石

普先抽兵與思鈞攻下金鴈而國史因之按普本傳亦不云克復漢州若果與思鈞同克復則普本傳何緣不書普又非推功與人者疑國史因耆舊傳而誤耳

雷有終等自漢州與張思鈞帥大軍進討列寨升仙橋

壬戌賊衆來襲有終擊走之

癸亥樞密使王顯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宣
徽北院使周瑩為南院使樞密都承旨客省使王繼英
為宣徽北院使並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
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諸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御前忠佐馬
步軍都軍頭康州團練使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
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望升擢

政恐福過灾生拜謝而退衆頗嘉其知分贊初為鐵騎都指揮使從太宗平太原時方決策北征左右因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餹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君子謂贊最處暴尚能識此武臣中不可謂無其人也

王得臣塵史云富鄭公嘗說永熙討敵既平河東欲

乘勝取幽州猶熱餹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信此餅難翻永熙竟趨薊門卷甲而還如贊言鄭公再三嘆息曰武臣中盖亦有人矣按太平興國四年薛居正沈義倫盧多遜三人並為宰相曹彬石熙載在樞密不置叅知政事而趙昌言亦未顯殿前都指揮使乃白進超都虞候乃曹翰贊但為鐵騎指

揮使耳得臣所稱官爵及姓名皆繆然當時羣臣必有熱鍬翻餅之言贊所對實云爾得臣記鄭公之說偶不審耳今沒趙昌言姓名正贊官爵仍錄之於此

乙丑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王顯為定州行營都部署萊州防禦使王榮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鈐轄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鎮州行營都部署單州防禦使楊瓊副之南作坊使李繼宣為鈐轄

傳潛之在中山也田紹斌將先鋒臨敵境三馳書於潛言敵衆大至請潛止列陣唐河南背城與戰戒無窮追潛由是益

不敢出潜既屬吏詞連紹斌即遣使械繫紹斌下御史
獄鞫問丁卯責授左衛率府副率勒還私第禁其出入
是日王均開益州城偽為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
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
多分割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
軍不得出頗為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
免遂退保漢州初繼昌所部諸校聞城中格鬪聲立請
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乃

行益州城中民皆迸走村閭賊皆遣騎追殺或囚繫入城支解族誅以恐衆均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於其衣袂署字釋之日數百計故城守之外悉無剽盜楊懷忠慮賊衆復南出引所部屯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篳籬以拒之戊辰以京畿旱御崇政殿親決繫囚多所原宥

癸酉大雨 詔河北經戎人侵軼州軍舉人除已預薦

名外其實曾請解赴省試者禮部籍名以聞當議別試
甲戌置靜樂軍實嵐州靜樂寨也

丙子曲宴近臣於後苑上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
臣皆賦遂射於水亭盡懽而罷自是著為定制

是月常山布衣竇詡上疏曰人無法以知天以陰陽寒
暑之變而知天臣無法以知主以聲教法令賞罰之動
而知主是故往古聖帝賢臣千載符契或取之屠釣或
取之版築卒能贊成皇圖光大王業以福天下典策流

譽煥然不泯者何哉誠君臣之心合於道也聖宋受命
奄有萬邦革五代之弊法踵三王之至德太祖以神武
英斷定鴻業太宗以聰明文思敷大化赫赫巍巍高視
前古陛下應千年之運嗣二聖之業而居安慮危處廣
思狹庶政康矣慮一事之未序百姓安矣憂一物之失
所宵旰孜孜勤勞忘倦雖周宣漢文實有慙德天下幸
甚向者契丹侵侮剽掠邊郡戎人為患上古而然陛下
念邊民之失業閔士卒之暴露不恃萬乘之尊不深九

重之居冒犯嚴凝親幸河朔選將訓師應機料敵雖北面沿邊戍兵已衆而復以禁軍張其聲援蠢彼契丹曷當天威殺戮之餘逃竄無地曾未再月掃清邊陲中外歡呼小大同慶臣目覩凱旋鼓舞增氣有以見陛下英斷睿謀天資成算者也臣又伏覩去春陛下以時雨稍愆屢軫聖念遽下明詔許中外之臣隱淪之士各盡所見直言得失其後上書撓天聽者雖多合聖謨者蓋寡何哉臣以為陛下求之者不在貨利不在詞華不在詭

辯在乎敦教化厚風俗和庶政安百姓焉而上言者或以小利或以聚斂多尚詞華多近譎怪則是陛下之所求欲公於天下也彼應詔者不出乎進身竊祿而已如此則君臣道合誠難矣因進其芻蕘說五篇上覽而嘉之命入院召試賜同三禮出身調倂從子也

實調所上疏寔錄載

之咸平二年二月案二年十二月始幸大名三年正還京調此疏已有冒犯嚴凝及目覩凱旋等語不知實錄何為乃爾誤也然則他事雖繫日者抑未可全信耳調疏當刪修而存之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詔禮部所試合格舉人有權

要親族者具名以聞 時以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
壘遣度支使刑部侍郎張雍北作坊使勝州刺史劉承
珪乘傳經度

上之在大名也有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鹽鐵判官監
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
其十六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
賢請令濟署狀保決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灾沴所致率
相若能和陰陽弭沴灾為國家致大平河之不決臣亦可

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
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其人可以
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留濟問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
之基擁萬方之衆維茲契丹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
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
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
五條以獻於是選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
者苟非其人或有寃濫即感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

特操可試之甲申以濟權判大理寺 禮部上合格舉

人

甲午上御崇政殿親試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與館閣王府三司官二十一人於殿後西閣考覆國子博士

雷說

說見開寶八年

著作佐郎楊詢封印卷首親覽入等者賜

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傳學究出身堯咨堯叟之弟也又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十五人考校諸科得四百三十二人

賜及第同出身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五十者論一篇得進士二百六十人諸科六百九十七人賜同出身及試校書郎將作監主簿賜宴日以御詩褒寵之以堯咨等五人並為將作監丞通判第一等并九經為大理評事知大縣第二等為節察防團推官餘為判司簿尉試銜者守選上連三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雷有終等復自漢州進軍列寨彌年鎮賊黨來攻有終擊敗之

斬首千餘級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丙午對於便殿

孝若願改職自效詔補西頭供奉官

按宋史雷有終傳三月進攻彌年若

為賊所拒四月率兵逆擊於升仙橋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繖蓋金槍等物有終遣子奉禮郎孝若馳奏上問敗賊之由笑謂左右曰均鼠竊耳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矣孝若因言嘗習武藝願改秩自効即補供奉官此編於彌年若後即載遣子孝若馳奏召對改職等語又於後四月辛未日載遣姪孝先齋奪玉均槍繖入奏上問破賊之由一段事同而載互異

丁未免通州蔡港渡錢從制置茶鹽王子與之請也子

與久掌茶鹽又兼淮南轉運使周知利害裁量經度公私便之所至州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子輿皆即時決遣不少凝滯

是春上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脩禦邊寇剪滅蕃戎之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室三百餘祀魏博一鎮當日戍兵少於今時而外敵未嘗侵境者何也蓋當日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扼其險阻是以戎馬不敢南牧由晉祖割地之後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

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少失隄防則
戎人內侵晉末直渡長河漢初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
擾中山世宗臨朝來寇上黨此皆見於史氏陛下之所
明知也今御札云剪滅蕃戎臣愚以為不得幽州城契
丹不可滅今若有陳剪敵之策者誠可斬也何以明之
臣以為後唐莊宗善用兵者也在河北時先令周德威
攻取幽州及得其地知戎人不足慮然後南面爭天下
向使幽州未下安得決渡河之計乎臣聞前代剪戎之

策不可恃兵強皆須逢釁隙單于爭立宣帝所以得志
頡利縱欲太宗所以成功若恃兵強則高祖有長平之
圍是也臣不敢為陛下陳剪戎之畧直以今之急務陳
脩邊之要望陛下開懷而納之夫脩邊之要有五一曰
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
賞罰何謂擇郡守夫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
下選沈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
檢任其召武勇之人為隨身部曲慮贍給不充則官為

廩賜可也然後嚴亭障明斥堠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
來則互為救應齊出討除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
無大過勿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
同心苟戰守同心則戎人不敢近塞何謂募鄉兵夫今
之所患在不知敵情望陛下召邊民為招收軍給與糧
賜蠲其賦租彼緣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
心腹彼若舉兵此必預知其事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
何謂積芻粟夫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

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緣邊入粟儻鎮戍有三年之脩則匈奴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夫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在外輕兵在裏去歲傳潛以八萬騎屯中山博魏之間鎮兵全少非鑿輅親征則城邑危矣願陛下遴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恐未能削部署之名且望減行營之號遇舉動則暫巡邊徼當事平則却復舊藩豈獨不啟戎心況復待勞以逸

如此則不失脩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
一處此寔機事言難盡陳望陛下細而詳之何謂明賞
罰夫今之所患患在戍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
殿前兩司送到自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
以思親為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
敵乎望陛下特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軍令務戒其徒
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
可離今不可違臣嘗預修國史見太宗用郭進在山西

每遣戍卒則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臣下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望陛下鑒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臣今舉此五事皆是畧陳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臣又聞匈奴用兵惟視太白與月耳按天文志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合則有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不合則無戰臣以此推之戎人一二年間未敢深入陛下若用臣言年歲之內則邊鄙不聳矣邊鄙不聳則匈奴不

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令疆場生事故
匈奴先遣使上書乞盟此明驗也安在舉兵剪滅哉臣
望陛下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可倒持模耶授人以
柄自五代以來為將北征者大則跋扈小則喪師此皆
布於舊史陛下之所知不可不慎之不可不戒之臣嘗
見嚴尤論自古禦戎無得上策臣竊笑之以為王者守
在四夷常獲靜勝此上策也曷謂無哉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知泰州田錫上疏曰臣伏見去年

十一月十四日赦文欲興行武舉令所司條奏以聞今年二月一日又見轉運司行下御史臺牒限五日內舉員外郎以下見任京朝官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職安排充沿邊親民差遣者以臣所見若為邊上要人訪求有武勇才器者急速如此竊慮未得盡理蓋見往年朝臣中求武藝者得劉墀鄭宣等數人劉墀以易州陷沒契丹鄭宣卒無勞效今又朝臣中求人臣慮朝臣中武勇者少設使有武勇多不願在武職況限之以五日奏舉

若非相諳識豈易得人臣恐舉非其人有誤陛下任使也今日是陛下注意於良將之時是選求文武材幹為沿邊刺史之際夫理亂必有漸而安危必先見臣曾上章為關西地震是下動之象奏狀進入後降在中書尋却奉聖旨取索入內相次近京諸處多報軍賊逃背沿黃河劫掠軍縣後來驅除雖稍寧息昨契丹犯境聞龍猛兵士三二千人詐作契丹擄劫河北今聞散在兗州山林間又日近西川駐泊神衛軍都虞候王均作亂奔

衝劒門尋已殺戮近又訪聞河東州郡澤潞間亦有盜賊此實下動之萌也昨李繼遷雖授夏州節度使在彼自稱西平王豈不為將來邊患國家積儲糧草繕完甲兵尚要素有其脩豈得良將謀臣料敵制勝國家却素無備若求騎射之藝勇猛之人兵法中自有選求之法求便得人但要有智謀者指使之而已所謂獲兔者犬指蹤者人也況善用兵者人無勇怯以智畧使之則怯者有勇今若限以五日舉有武勇才器者臣實慮懷才

抱器者未盡得奇謀遠見未易知願陛下與宰相近密
商量別畫選求之策也若且於見今節度防團刺史諸
司使副中有智見勲勞者選擇使用在陛下以賞罰二
柄使之而已往年楊業擊契丹侯延廣守靈州人多
稱許若見今節度防團刺史諸司使副中因賞罰激勵
豈無楊業侯延廣輩為國家立功勲也臣又以江南兩
浙自去年至今民餓者十八九未見國家精求救療之
術初聞遣使煮粥俵給後來更不聞別行軫卹今月十

二日有杭州差人齎牒泰州會問公事臣問彼處米價每斗六十五文足彼中難得錢又問疾疫死者多少人稱餓死者不少無人收拾溝渠中皆是死人却有一僧收拾埋藏有一千人作一坑處有五百人作一窖處臣又問有無得雨稱春來亦少雨澤臣問既少雨澤麥苗應損稱彼處種麥稀少又問饑饉疾疫去處稱越州最甚蕭山縣三千餘家逃亡死損並盡今並無人其餘明杭蘇秀等州積屍在外沙及運河兩畔不少雖未審虛

實然屢有聽聞無聞常潤等州死損之人村保各隨地分埋瘞況掩骼埋胔是國家所行之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今積屍暴骨如是而使僧人收藏村保埋瘞甚無謂也伏乞陛下命使吊奠以慰幽魂遣人掩藏免傷和氣所貴王者德澤及於存亡然後訪有兼并之家能出財助國者優獎之有儲蓄之家能發廩救民者旌酬之又宜放一二年稅賦免三二年徭役非富商大賈之稅不用稅非摘山煮海之貨不用徵用此以安民心

以防盜起也去年淮南地震臣已畫時奏訖又聞江南地震尤甚望陛下宣御札降德音以禳災異訪問樞相以放稅賦減課利若不可減臣請以近事比臣讀五代史梁朝後唐晉漢及周封疆不及千里江南西川兩浙荆湖廣南各有主帥當時中國多事尚欲制禦蕃戎自太祖平吳取蜀下廣南太宗平河東吳越王舉國歸朝廷此國家封疆萬里稅賦課利百倍於前除邊上所費外但減省不急之用則倉廩府庫自然盈餘何必於江

浙饑饉疾疫之後籍其所出稅賦課利以贍軍國今江南
二十七州軍兩浙一十六州軍宜知若干州是饑饉疾
疫之處若干不是饑饉疾疫之處其地無災沴人無疾
疫處依每年上供錢帛糧草外餘係災沴處朝廷早行
指揮以有均無以多濟寡以安民心以防盜起也臣又
訪聞江淮每年漕運五百六十萬碩米今年春運不如
常年其江浙共四十四州軍上供錢帛之數臣即不知
亦不知朝廷今春規畫之計臣但以四十四州軍有饑

死疾死處州軍放稅賦減課利免徭役是國家安民心
防盜起也易不云乎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又兵法曰
攻其東南備其西北謂敵若攻城之東南當先防備其
西北慮敵人出其不意也今若西北沿邊未息侵擾而
東南沿海復有騷動則臨時制禦必費力臨事籌度難
成功今雖差楊允恭等江淮兩浙巡檢屏除盜賊朝廷
已有此指揮然於防盜起之萌致民安之漸未見朝廷
經度也況所求武勇材器者要沿邊任使又以所舉三

班使臣如犯入已贓即連坐舉主若三班中求廉謹有
行止者豈得無人其實亦難得人若連坐舉主則舉者
必少又所舉負外郎見任京朝官不如舉狀責在舉主
如此求人慮難得人如此求沿邊任使慮未副聖旨夫
事有本末理有遠近今不急求謀臣而先求武勇不思
將來之患而務目前之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漢
書有盜卒起殺長吏取庫兵放禁囚驅人民作亂者今
諸處城池多不修築壞垣填塹往來如平地萬一卒有

盜起逐處官吏何以固守加以在營兵士多非精銳在
庫中仗少有堅完道路出入之要衝山川險阻之形勝
有不相統攝之處有不相叶同之人况太平既久士卒
不慣行陣將帥不知戰守加以士卒驕而將帥鄙致昨
來傳潛輩臨事而苟且遇敵而進退伏望陛下以選求將
帥為急務以博訪謀猷為上策若只三班中求任使文班
中求武勇臣竊懼失朝廷大計失國家大事也臣讀漢
書見日蝕地震必降詔書求直言極諫之士必下德音

復赦宥復除之令自去年九月八日淮南地震九月十六日夜月食未見降御札下德音夫至大者天地之變知幾者聖哲之心乞陛下以聖哲知幾之心答天地示變之異經心於遠者大者圖事於未萌未兆覃恩於饑饉疾疫之處布德於月食地震之後況臣憂國之心非今日言事之疏非一章自前年將赴任泰州蒙宣召時後殿面奉聖旨令臣今後有事入遞奏來今具實封進呈伏望聖慈特賜留在禁中披覽可行可止斷在宸衷

錫自注云咸平三年三月一日奏此今附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七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三年夏四月庚戌徙知鎮州客省使蔚州刺史慕容德豐知滄州先是敵衆內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道無阻詔書嘉獎焉德豐輕財好施宴享將士必極豐飫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甚匱乏上聞而憫之特詔給團練

使俸 太子太保贈司空謚貞惠呂端疾甚上再親臨
問焉是日卒中使護喪事追封其亡妻李氏為涇國夫
人四子並遷官

先是詔知雄州何承矩入朝州民百餘詣闕貢馬求承矩再任
壬子復遣承矩知雄州還民所貢馬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
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
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為陂塘亘連滄海縱有敵騎
何懼奔衝昨者戎人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

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才
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爲
塘埭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目
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
莫覩鯨鯢之戮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
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
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
士卒開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

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
邊城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羌敵之情僞知
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
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智勇將統而用之
乃中國之長算也

承矩正傳便於此下稱又上疏論權
場按事當在五年春後今移見五年

四
月

癸丑殿前都指揮使河西節度使范廷召自定州來朝
甲寅河北守城舉人康克勤等三十人對於便殿上親

閱試以強弓勁弩克勤善左右射擊劒擢中選者十八人並補三班借職 贈故西京左藏庫使劉紹榮爲左神武大將軍誠州團練使故西京作坊副使李守倫爲崇儀使武州刺史皆死於王均之亂者也

乙卯改葬元德皇太后於永熙陵側奉神主祔享別廟有司言入廟鹵簿當減陵之半詔勿減

勿減鹵簿實錄在丁卯今附見

丙辰禁黃河私渡船從轉運使劉綜之請也 太子中

舍王儼言前知趙州契丹遊騎至城下有學究米著勇

而善射命召募壯士百人守捉南門訖敵退無敢窺其

門者上命召對試以勁弓補三班借職

王皞百一編云
虞曹外郎王儼

吳越故臣時方入貢至都下具所聞以達錢氏冀申微
戒後歸朝任太子中允知趙州遇契丹入寇河朔諸郡
皆閉壁自守儼獨啓城門以示之敵騎往復不敢窺訖
事朝廷嘉之遷守濟州壽九十三歲實錄獨不載儼事
考當是日王均自升僊橋分路來襲官軍聚兵於東偏

雷有終率軍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緞蓋金槍等
物均單騎還城

丁巳徙天雄軍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揮保順節度使葛

霸爲邠寧環慶都部署徙鎮州路副部署楊瓊副之
詔諸州行軍司馬節度防禦團練副使上佐司士文學
叅軍非特許簽署不得掌事

己未下詔戒敕朝士使各務進修毋得自棄怠 初供
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上詔謂曰朕在南衙畢
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則始至州大火民無
居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假民爲屋及春而償民無
流徙官用亦不乏初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

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
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
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
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又山田可以蒔禾而民惰不耕乃
下令月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會歲饑欲發
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必踰
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固
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

堪征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
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
募飢瘠未任出戍遂奏罷之於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
撫使者請留使者以聞詔書嘉獎及召還連對三日上

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

本傳謂安撫使乃陳堯叟以咸平二年三月安撫廣東西不及

湖南或是往還經湖南耳又今年正月堯叟方如陝西體量恐此奏或非堯叟也又按實錄但稱吏民請留允則及嵐州張允正不云安撫使奏今姑從允則傳但沒使者姓名蠲牛租在四年八月丙午今并書允則召還當考其年月

辛酉上御便殿閱兵神騎副兵馬使焦握自言盤鐵槊
十五斤命試之握舞於馬上往來如飛擢爲本軍使
壬戌賜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不
及格上方欲求俊茂故特獎之河東轉運使范正辭
言請自今幕職官到任半年令長吏通判具能否以聞
從之

乙丑令兩制館閣詳定武舉武選人入官資序故事既
而未嘗行也

去冬趙安仁疏稱今武
舉已議復行當指此也

戊辰詔自今兩京諸路所解舉人宜先察訪行實或藝
文可采而操履有虧投書匿名飾詞訕上之類並嚴加
懲斷勒歸鄉縣課役永不得就舉如輒敢解送所由官
吏必當論罪仍令御史臺糾之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
子太保辛仲甫卒諡康節

己巳以魯山縣令李旦爲大理寺丞賜緋時縣民劉用
聚徒造符讖謀作亂旦知之盡擒其黨部送至闕下御
史臺鞠問得實故旌賞焉用等並磔於京城諸門連逮

者杖脊配流遠惡處其親戚交舊不問

庚午知浚儀縣樊證求外任上謂宰臣曰京師浩穰赤縣最爲要劇官得其人則民事皆理宜擇有操守不畏

權豪者任之

證陳州人

辛未雷有終遣其姪奉禮郎孝先齋所奪王均槍繳入奏上以示左右因問孝先破賊之由笑謂殿前都指揮

使范廷召等曰此鼠竊耳雖嬰城自守計日可禽矣

按雷

孝先傳王均反孝先隨季父有終進討與賊戰升仙橋斬首數百得均金槍黃繳以獻改將作監丞與此昭合

但此編於三月甲午日已載遣子孝若馳奏等語而宋史於雷孝若亦云改補供奉官似有重複舛誤之處

張思鈞恃平賊功頗驕恣巴西尉傅翱有善馬思鈞求

之翱不與思鈞怒託以饋運稽期輒斬之翱家詣闕訴

冤乃命供備庫副使開封張煦爲綿漢等州都巡檢召

思鈞付御史臺鞠治罪當斬特貸死削籍流封州

思鈞削籍

實錄在十月壬子今並書之思鈞召歸下獄刑無其時據續者舊傳及國史皆繫於四月今因雷孝先奏捷附

見其事

壬申以西京左藏庫使郭崇信卒不視朝贈福州觀察

使命中使護葬事崇信守文次子也諸司無贈官廢朝之例以后兄故恩禮優異焉右諫議大夫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西川轉運使祠部郎中直集賢院張適削籍授連州叅軍初冕適奔東川東川人弗納詔令赴闕至長安就命制劾法官議冕當死詔特貸焉其通判已下並就加貶黜初張詠自蜀還聞冕代已詠曰冕非撫衆才其能綏輯乎既而果然

癸酉魯山賊劉用等七人與龍衛軍使張能坐共占星

變說識緯欲結衆為亂並磔於京城諸門緣坐如律同
謀者二人亦斬連逮者杖脊配流遠惡

乙亥詔諸州毋得給公憑與僧往緣邊游禮 詔川峽
幕職州縣官並二年注替

五月丁丑朔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十惡至
死劫殺故殺謀殺犯枉法賊論如律淮南江浙荆湖等
路及近京諸州民曾經調發及新歸業者並除其去年
逋稅天下逃田鄉縣失於開破均稅在村保者即與放

免河北及淄青齊州舉人經蕃寇蹂踐處免取解天下吏民有武藝及材力過人者令長吏薦送赴闕益州亂軍除王均及其同謀人不赦外應脅從軍民如能歸順並當釋之

川峽官吏將校請受銅錢一準鐵錢五者倍給先是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未至多望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及招誘人戶淘採鉛錫仍按行銅山易得薪炭置監鑄錢如此二年間可得百五十萬貫既遣虞部員外郎馮亮未見內供奉官白承審往幹其事唐申亮等言

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承睿同提點焉

李繼遷寇麟州卓羅寨鈐轄西京左藏庫副使劉文質

擊走之癸未賜詔嘉獎

本傳云文質為卓羅寨鈐轄蕃酋旺布伊特滿來寇文質擊走

之乘勝破其寨獲牛羊器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不載其擊李繼遷事與實錄異當考

鄆州觀察推官王瞻自言前任集州有禦賊之勞乙酉以瞻為西頭供奉官

丁亥徙知同州工部侍郎冠準知鳳翔府準為通判劉

拯所訟故也

準本傳自同州朝京師行次閑鄉又徙鳳翔與實錄異實錄別本或云為通判劉拯

從吏所訟然載此事俱不詳當考

代州部署昭化留後孔守正自言四任雁門邊亭久安

願徙東北前鋒戊子以守正為定州副部署

辛卯詔曰去歲天下舉人數踰萬計考覈之際繆濫居

多蓋其薦送之時輒容僥倖合申典憲以儆官司又自

前貢院舉奏諸州不合格舉人朝廷每慮停殿人多或

與寬宥將懲前弊再示明文自今濫有解薦及遺落孤寒藝實之士並從覆試有不當者悉論如律

壬辰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節度使王漢忠自涇原來朝

丙申上御便殿遷補軍職凡十一日而畢自龍衛右第

二軍都指揮使恩州刺史周訓而下遞遷者千三十一

人

周訓未見

對禮部尚書溫仲舒於崇政殿之北軒凡五

刻上以多雨慮妨收穫令中官於近郊取麥穗出示

輔臣其粒實皆無傷焉上甚悅

丁酉右神武軍將軍錢惟演爲太僕少卿惟演倣子也
幼好學於是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戊戌詔深濱博沼祁州乾寧軍民經蕃戎寇掠不任耕
稼者千三百九十八戶無出來歲租官吏存撫之

己亥詔御史臺獄流死罪令給諫以上錄問開封府死
罪選朝官錄問初宋覃聶詠等坐私以銅錢易鐵錢下
御史獄並決杖配役已而太宗知其寃詔問覃覃泣稱

臺司不容辨說必令如所訊招罪太宗憫之乃詔自今

御史臺每奏獄具差官詣臺錄問其後廢不舉至是復

行焉

賈杖脊在太平興國七年實錄景德三年獨爲賈隱按此可見也

知福州殿中

侍御史馮伉卒詔賜其家錢十萬伉子元應同學究出身伉謚之子也歷典藩郡皆有政迹故特褒卹焉

庚子詔權罷貢舉一年

王均之亂有亡卒數百人冒夜扣梓州城求入知州馮起以其誠偽未可知弗即納俄悉叛去朝議謂起無方畧召

還壬寅復命知金州居數月起拜章自陳乃徙襄州

先是詔都官郎中直史館劉蒙叟等試河北青齊等州
舉人得合格者五百八十二人上親試之於是賜進士
齊草等十三人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有下
第求試武藝及量材錄用者五百餘人各賜裝錢慰遣
之命禮部叙爲一舉若能捍寇即賞以官秩

甲辰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激悍侵迫
州城命步軍都虞候張進內侍副都知閻承翰等率諸

州丁夫三萬人往塞之又遣使存恤災傷之民給以口

糧知州馬襄通判孔勗坐免官巡堤左藏庫使李繼元

配隸許州 福津尉劉瑩携酒肴集僧舍屠狗聚飲杖

一伶官日三頓因死權判大理寺王濟論以大辟經德

音從流知審刑院王欽若素與濟不相得又以濟嘗忤

宰相張齊賢持法尚寬欽若乃奏瑩當以德音原釋齊

賢乘其事斷如欽若所啟濟坐故入停官

此事不得其時五月癸未王欽

若始知審刑因附見五月末

應川峽州軍屯駐巡檢諸兵士及校師

凡請受當請銅錢一文折支鐵錢五文者並與支鐵錢十文及川峽州軍諸色職官使臣料錢並驛料內錢等亦如之保州民趙加超者國之疎屬居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舊里也上遣內殿崇班麥守恩召加超至闕六月丙午朔授左屯衛將軍致仕特給全俸見緡昆弟子姪並加寵秩賜其妻女器幣有差先是上以兩浙灾疫深所軫念命三館檢討靈跡以聞於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廟爲民祈福

丁未詔緣黃汴河令佐常巡護堤岸無得差出有闕流
內銓即時注擬勿使乏人

乙酉免益州民今年夏稅 先是河決灌濟泗鄆州城
中常苦水患至是大雨彌月積潦益甚乃命工部郎中
陳若拙與閭承翰經度徙城若拙等請徙於東南十五
里汶陽鄉之高原詔可若拙思讓之孫也

思讓初見晉
天福六年

辛亥詔河北諸州軍凡有科率長吏當親閱文簿均配
不得專委廂鎮違者罪之

上以文思使李守恩久任邊陲頗著聲績壬子擢授隴
州刺史知靈州守恩漢超之子也

乙卯以荆湖艱食令桂州以北勿禁人商販糧斛仍蠲
其征算

壬戌詔緣邊百姓自今無得輒入北界劫掠違者所在
捕繫具獄以聞

丙寅著作佐郎胡則上言請課河北州縣種榆柳以備
材用從之

上以大兵之後議遣重臣巡慰兩河初命宰相張齊賢
辭不行丁卯命叅知政事向敏中為河北河東宣撫大
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為副大使發禁兵萬人翼
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

百官表云緣邊
宣撫使無大字

先是以殿中少監李昌齡知梓州是月又以給事中董儼知
壽州王德裔楊緘皆嘗任轉運使後失官宰畿邑乙亥侍御
史知雜事范正辭上言昌齡輩貪墨著聞願罷其民政詔
追還儼敕餘悉選官代之戶部判官右司諫直史館孫何

出為京東轉運副使何上䟽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為本親
民之官令長為急前代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慎
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叅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
蔭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祇役分百里之封或目不知書或
心惟黷貨屬當盛世尤宜釐革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
朝官籍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
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又三
司掌錢刀籠天下貨財古之李悝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

流雖名聚斂之臣頗負經通之畧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厥後三建使額分其利權胥吏十餘官俸兼倍各爲刑獄迭下符移案牘堆積務以決遣爲事行之於外滋章頗甚臣權濫計局嘗與丁謂朱台符共酌三部文移之類可以減半望擇近臣識治體幹敏者與三部衆官減省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太宗嘗降詔書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今吏部擬授之際但問資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憎章程者或使詳刑動致紛拏即

議停替小則民黎負屈大則旱暵延灾欲望自今司理
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不足即於見任司戶簿尉
內選充又不足則選閑書判練格法者考滿無私過越
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闡太平之基未幾徙兩浙轉
運使何樂名教勤接士類然性卞急不容物爲使者專
任峻刻所至州郡刺察苛細胥吏日有捶楚官屬多懼
譴罰人不稱賢 甘州輝和爾汗王遣使安進等來貢
方物

秋七月戊寅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己卯命知天雄軍府彰德節度使張永德歸本鎮以其
老疾便願養也

辛巳馬軍副都指揮使王漢忠爲高陽關行營都部署
戊子定川峽得替文武官防送公人數自十人至三人
並止於鳳州界

己丑贈驍勇第一指揮使王通成州刺史以其子羽爲
大理評事賜白金二百兩通成益州王均作亂通拒之

遇害故褒卹焉

丙申江南轉運使任中正言準詔以饒州置場買納浮
梁婺源祁門縣茶不便於民令臣與三班借職胡澄審
行計度今臣等親到饒歙二州茶倉詢問逐處民俗皆
言溪灘險惡轉輸艱阻願各復往日倉敷就便輸納及
浮梁縣民李思堯等各願自備材木起創倉敷從之仍
降詔曰山澤之征所宜公共苟便於民豈圖羨贏而言
事之臣不明大體務爲改革罔恤蒸黔特命使車往詢

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輿情已令制置茶鹽江南轉運司
並依任中正所奏

丁酉詔文武常參官入朝退朝不由正衙門非公事輒
入中書委御史臺彈奏

上以江浙饑歉已亥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侍講學
士邢昺為江浙巡撫使知制誥趙安仁直秘閣潘慎修
副焉所至問民疾苦疏理獄訟又令嶠於廬山集道士
設醮及為大齋嶠采民病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

庚子秦國長公主求為駙馬都尉王承衍置守家五戶從之
初荆湖江浙都巡檢使西京左藏庫使康州刺史
楊允恭以疾聞詔其子大理評事告乘傳侍疾又遣
中使撫問是月卒於昇州甲辰賜允恭子告同學究出
身贖錢二十萬絹百匹又以錢五萬帛五十匹給其家
命揚州官造第一區賜之上諭輔臣令錄內外庶官
歷任功過編策進內其該恩復用者別編以備親覽
八月丁未詔獎河東轉運使宋搏以并代都部署高瓊

等言其有政績也 詔自今獻皇太后物皆曰恭上

辛亥以京東水災遣太子中舍張舒供奉官閤門祗候
張禧詣諸州遍加安撫

癸丑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上重定內外官稱呼請下
御史臺宣徽院閤門諸路轉運司嚴行告諭俾其遵守
違者論如違律從之先是內外官稱多過其資品知雜御
史范正辭請行條約故有是命 又詔定臣僚趨朝下
馬處令皇城司告諭

甲寅以如京使韓崇訓爲西上閤門使崇訓重斌之子也前知石州及麟州李繼遷再犯州境崇訓皆出兵擊敗之於是召還崇訓自言歷居邊任凡二十五年矣上嘉其勤故有是命尋出爲邠寧環慶清遠等州軍都巡

檢使

都巡檢在九月庚辰今并書

乙卯以濟州賊魏捷補龍猛軍隊長捷趨勇過人衆目爲撼動山至是詣登聞自陳爲惡黨所脅制願得首罪効力上召見賜錦袍銀帶而錄之

已未詔晉州以襄陵縣公田五頃給相州兵馬都監魚

彥璘爲永業仍蠲其賦彥璘本綏州人與高文岷同歸

化故優待

彥璘見淳
化五年

戊辰鹽鐵判官制置江淮荆浙茶鹽礬王子與兼統淮

南轉運使

丁卯賜邵州進士趙世昌趙世長並爵公士以其出衆

濟饑民也

辛未命翰林學士朱昂往鄆州王陵埽祭河

癸酉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崔頤正以年老病目不任朝謁請致仕上命坐問卹甚至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而不罷其直講職 王均自升仙之敗撤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進至清遠江浮梁而度直抵城下於城北門之西奪舊草場因築壘焉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車攻具石普專主之高繼勲張煦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兇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

死神衛軍使丁重萬代延順據東城門樓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賊大宴其兇黨歌吹之聲達於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被疾有終市藥它州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議於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賊亦對設敵棚號

喜相逢樓

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慙懦無謀其僞宰相張錯者性狡獪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先是均每自言天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錯聞之即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不令與人接於是詔遣均子姪親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開諭錯得箭即盡焚之均皆不知也

初太宗毀并州故城徙其民民有重遷者猶居焉己卯令轉

運司諭民畢徙勿復住故城中

庚辰契丹應州節度使蕭錫喇弟克圖姪卓庫崇噶爾等
歸順賜克圖名懷忠以爲右領軍衛將軍嚴州刺史卓
庫名從化爲監門衛將軍崇噶爾名從順爲右千牛衛將
軍並賜冠帶器幣

本紀載此事於八月庚辰按長曆八月無庚辰今從實錄及契丹傳

乙酉命直秘閣杜鎬等較第司天臺官吏優劣以聞

庚寅始置群牧司命樞密直學士陳堯叟爲制置使馬
政舊皆騏驎兩院監官專之於是內外廐牧之事自騏

驥院而下悉聽命於群牧司也

王均為藥矢射官軍多死雷有終募勇士穴城蒙羶秉燧而入焚其守具甲午令東西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又穴城為暗門門成賊攢戟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以餘衆塞於天長觀前密設架於文翁坊高繼勳白轉運使馬亮願得稽秆油粃乃合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

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焉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二鼓均領餘衆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尚疑兇黨潛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賊署爲三司使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於旁厝火其上盡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嘗受僞署某職不復推究即命左右摔投火中自晨至晡焚數百人頗爲冤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

丁酉詔免遂果閬三州今年夏租十之三以其最近西蜀科役稍煩而果閬又遭水災故也

辛丑相國寺僧法仙獻鐵輪鐙渾重三十三斤首尾有刃爲馬上格戰具自言姓强家洺州親族百口爲戎人所掠願隸軍伍以効死力上憫而許之補外殿直時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火箭火毬火蒺藜造船務匠項綰獻轉海戰船式各賜以緡錢

壬寅幽州衙校馬瓊照朔州衙校韓貢舉族來歸並補

外州鎮將賜衣服緡帛 彰德節度使兼侍中衛國公
贈中書令張永德卒永德涉獵群籍好吟詠賓禮士大
夫故太宗嘗有詔云方今天下諸侯賢明知書者唯永
德一人而已

是月知靈州隴州刺史李守恩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
陳緯部芻粟過瀚海爲李繼遷所邀守恩緯皆戰沒守
恩子廣文館助教象之隴州衙內指揮使望之弟寄班
守忠亦俱死焉上聞知震悼冬十月甲辰朔特贈守恩

洪州觀察使象之左贊善大夫望之內殿崇班守忠崇儀副使錄其子佑之爲左贊善大夫順之爲供奉官用之爲侍禁潤之爲殿直慶之成之藏之爲奉職又贈緯工部侍郎錄其子保和爲奉禮郎從子保雍爲京兆府工曹參軍潤之者守恩幼弟養以爲子守恩沒後復齒弟行更名守志居數年守志欲分財產守恩子息多且慮窘乏妻劉訴於上上以舊將家又死王事不欲令析居誨令和協并切責守志令樞密院召佑之等諭焉

王均自成都突圍走度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
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
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援先是
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酋是日
纔設具而均黨適至皆就食焉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
境聞懷忠追騎且至心易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之
衆令負擔以行懷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家市少憩焉
賊衆在後者邀戰市側有高原懷忠遣親信五騎登原

覘賊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賊衆散走有挈舟將渡江而遁者懷忠令强弩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旗鳴鑼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於北市賊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終爲虎翼軍所殺云

乙巳贈故神衛指揮使孫進爲儀州刺史錄其子東西
班殿侍信爲殿直賜袍帶靴笏白金二百兩旌死事也
丁未以工部侍郎張鑑知朗州溪洞羣蠻數寇擾鑑召
酋豪諭以威信皆俯伏聽命先是鑑知廣州與通判李
夷庚巡檢謝德權不協二人密言鑑以貨付海賈往來
質市故由廣徙朗已而鑑自陳有親舊謫瓊州每以俸
米附商舶寄贍之又言夷庚德權儉人貪兇之狀上意
稍釋尋召還

李夷庚不詳邑里
李沆傳可參考

庚戌西京留守左僕射呂蒙正來朝召之也蒙正在洛陽多引故人賓客歡宴賑卹之政尚寬靜委府事於僚佐總大綱而已嘗有內臣之貴者將命而至蒙正接之不逾常禮時人重焉

辛亥雷有終遣寄班供奉官楊崇勲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幣崇勲薊人也初給事東宮嘗嘆曰若目不識字手不解書其何以成立上知其志即東宮建學親爲教授因命張旻爲學長張景宗爲副學長崇勲與

夏守斌爲學察安守忠以下爲學生景宗宦者守忠并

州人也

景宗有傳
未詳邑里

乙卯制置羣牧使陳堯叟請令諸州有牧監處知州通判並兼管內羣牧事從之

丙辰授西涼府六谷大首領結布伊朗布等將軍郎將

司戈

咸平元年十一月伊朗布已授安遠大將軍此必官其子弟也本傳既無實錄會要皆如此疑有脫誤

邠寧環慶清遠副都部署濱州防禦使王榮帥兵
援送靈武留糧榮素無術略又不嚴斥堠至積石夜爲

欽定四庫全書

蕃賊所抄榮部大亂涇原環慶副部署博州防禦使徐興邠寧環慶鈐轄六宅使封州刺史李重誨與戰興等所將皆步兵戰敗榮不能救死者甚衆亡失殆盡法當誅上特貸之己未榮削籍流均州興重誨尋並削籍興

流郢州重誨流光州興青州人也

王榮援糧疑即與李守恩等同一事但史

載不詳耳當考興重誨
青在十一月朔今并書

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

續通典

乙丑雷有終言王均伏誅德音赦川峽路死罪囚以有

終爲保信留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初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變爲曉譬和解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故賞弗及是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爲普所掩上微聞之遣使按視戰所盡得其狀既而懷忠秩滿受代歸闕復自供備庫副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它日上謂宰相曰人有言清而行濁者實爲難知如雷有終頃居三司每因奏對自謂公幹廉潔一代之良臣昨以兩川盜起因命剪除頗聞有終乘其擾攘貪黷財貨以鐵錙計之僅

數萬緡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俗何由丕變言行相戾乃如是耶

丙寅命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分爲西川及峽路安撫使國子博士袁及甫秘書丞李易直副之閣門祇候李成象未見同勾當安撫事所至錄問繫囚自死罪

以下得第降之上諭欽若等曰朕以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布德澤使遠方知朕勤

卹之意

張士遜傳載士遜爲射洪令知梓州張雍對安撫使以士遜吏能第一按王欽若安撫西川時

張雍已入爲度
支使矣今不取

延州言鈴轄張崇貴等破蕃賊大盧

小盧等十族禽獲人口羊馬二十萬

張崇貴傳云趙保吉與熟戶李繼福

爲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盧舍
虜背畜器甲生口甚衆疑即此事也當考

庚午以職方郎中直秘閣黃夷簡爲光祿少卿主客員

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爲戶部員外郎先是宰相張齊賢

薦夷簡致堯宜掌詔命嘗有急制值舍人已出院即封

除目命夷簡草之議者以爲不可於是召試詞亦不工

故但進秩而已

自淳化末高麗朝貢中絕及王治卒

弟誦立嘗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命遠久不至於是其臣
吏部侍郎趙之遴遣牙將朱仁紹至登州偵之州以聞
上特召見仁紹勞問賜以器帛仁紹因自陳國人思慕
皇化爲契丹羈制之狀乃賜誦鈿函詔一通令仁紹齎
送時明州又言高麗國民池達等八人以海風壞船漂
至鄞縣詔付登州給背糧俟便遣歸其國 江南旱

十一月甲戌朔詔宰相參知政事依舊許令騎馬入中

書大門至逐廳下馬

此據會要所稱依舊蓋
八月間嘗改舊制也

又詔中

書五房各置主事一人

至道元年八月初置主事二人
今每房各置一人通爲五人三

朝史志云主事五人
並至道元年置誤也

乙亥靈州副部署慶州團練使孫進都監內殿崇班張
嘏擅離所任赴闕進責授復州團練副使嘏許州教練
使 詔諸州府軍監旬奏禁狀自今並送審刑院看詳

有滯留者以聞

丙子張進等言鄆州決河塞

戊寅詔曰租賦之制故有常典如聞均定以來多歷年

所版圖更易田稅轉移眷我王畿是爲政本將從便俗
當立定規宜令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靖爲京畿均田
使令自擇京朝官分下諸縣据原額定稅不得增收剩
數其逃戶別立帳籍令本府招誘歸業其桑功更不均

檢諭民廣令種植

陳靖領使實錄在癸未今從本志并書之

庚辰河北轉運副使劉綜言知德州靳湘知濱州路振
通判鄭州郝太冲廉勤幹事各賜詔獎之先是敵暴至
濱州城下城中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

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堅壁自守敵尋引去而湘守
德州敵亦不能陷振祁陽人相高唐人相後改名懷德

以避寇準父諱焉

祁太冲
未見

壬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曰間者深詔朝倫大闢
言路而箱結相尚啟沃無聞豈朕識之未孚耶庶官徂
於因循耶今順考舊規遞進謹議凡朕躬過失時政尤
違教令之闕遺人情之壅遏並可條上毋或緘藏言近
訐者亦議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對官聽

封奏以聞

十二月壬子并五年十月末田錫疏可參考景德三年四月乙未又復轉對東都事略詔

曰在昔黃帝有風后之問伯禹有昌言之拜勤納規諫以致雍和君臣協心上下無壅永念於此予心惕然

上御便殿閱捧日天武軍士教戰擢其射御絕倫者

遞遷之 鹽鐵使陳恕上占額圖

丙戌詔任廣南者並二年與代 益州之亂議者恐賊

緣江下峽乃集施黔及高州溪蠻子弟為捍禦計羣蠻

既熟漢路因時出寇掠轉運使丁謂始至召高州刺史

田彥伊諭以禍福且言有詔赦不殺彥伊感泣悉歸漢

口願世供奉不敢慢乃作誓刻石立蠻境上戊子彥伊遣其子來貢方物且輸兵器自言不復犯邊

庚寅供備庫使賈繼勲除名流汝州洛苑副使錢守信左侍禁楊繼並削兩任配隸許滑州坐天雄軍修城不謹戰棚圯故也

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協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疎濶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欹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

自陳因感寒飲酒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

本官

張詠傳云詠爲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彈奏之丞相大僚疑即齊賢也然詠

咸平二年四月已出知杭州魏庠實代之而庠傳乃不載其嘗有彈奏不知何也今不出中丞姓名本傳稱齊賢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按數起大獄實錄當有其事而皆不見寇準時又在外不知齊賢何以傾奪之豈自同州徙鳳翔由齊賢故耶皆當詳考宋史全文呂中曰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正共事以單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盡同寅和衷之義而齊賢反與李沆不叶與寇準相傾何耶君子可

以知相業
之優劣矣

樞密直學士馮拯言中書戶房直發劄子
四道不由發敕院點檢詔三司開封府御史臺進奏院
等處凡受宣敕劄子須見發敕院官封方得承稟違者
遣吏押送發敕院

十二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二人充吏部流內銓南曹
主事

戊申上狩於近郊以親獲禽獸獻太廟

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十一月壬
午復轉對

乙卯幸殿前指揮使班閱武藝輔臣曰陛下以神武訓
兵士禁旅精銳近古所未有也遂射苑中盡醉而罷

庚申詔曰昨均京邑田租如聞小民弗諭朝旨剪伐桑
柘驚惑鄉閭况東作將興穀糴稍貴所宜省事以便吾
民其悉罷之西蕃允鄂克部伊默嚕來貢犛牛

甲子契丹稅木監使黃顥茶酒監使張文秀關城使劉
繼隆張顯等各挈其屬歸順賜冠帶袍笏合於歸明班
院顯等皆敵帥裕悅之族也

丙寅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兗州韓援上言伏覩近詔
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
此蓋陛下克勤念慮旁採芻蕘幅員之間蹈詠斯極伏
惟陛下膺運圖大握樞御極行一事必遵典禮發一言
必訪古今三載過密之中過形哀毀萬機聽斷之後未
嘗怠遑每春澤稍愆宿麥未秀必親臨祠觀備薦蕭薌
減御膳以焦勞走使車而旁午並禱羣望盡降五刑昭
感上穹必獲嘉澍雖有侵沴安能爲災然臣輒以菲葑

窺測蒼昊退循僭越難避鼎鑊死罪死罪邇者微有亢旱頗傷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暫加災青用儆睿聰昔魏鄭公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聞善若驚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此蓋譏其漸怠於政也則知勤儉難守驕逸易生人之常情也元宗開元十五年後深居高視倦於臨御內寵嬪嬙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夷遂至大盜猖狂

中原板蕩蓋其升平之後驕怠使然也臣伏覩先帝福祚延洪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幾自端拱已來益勵精爲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剝掃一席地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願陛下守太祖之丕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治國者在乎遠佞人杜讒口書曰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詩曰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臣觀今之朝廷自公相已下悉皆方正無邪佞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逸之虞然願罔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授史撰在明年二月今并書於

此

開封府言獄空賜詔獎之 詔緣邊吏民斬敵首

一級賞錢五千禽生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匹不堪

帶甲者還之

案本紀詔沿邊吏民係丁卯今並載兩寅疑有脫誤

辛未遣翰林學士梁周翰以來歲元日詣太一宮設醮
一月爲民祈福 李繼遷數擾邊環慶大屯士馬

壬申詔徙河北轉運使劉綜爲陝西轉運使

河北河東強壯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
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
以上籍四爲強壯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爲都
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
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

大軍爲柵官給鎧甲

此據兩朝兵志實錄無之團結勇敢附大軍志又在明年今亦附見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

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爲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

輔因奏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

侯設險以固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預備

不虞古之善教也自唐廣明之季天下亂離各據城壘

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潛躍之初則復關

南平淮甸受禪之歲再駕伐叛取庸蜀下荆湘克番禺

討金陵是十分天下而有其七矣太宗繼嗣洪業克輯
大勲平定并汾懷來閩越天下一家無不臣妾當時議
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三十餘年
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
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
縣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
兵輓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既圯
器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

甲二十副與巡警使臣殷努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
有修治又地濕暴涼爲難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
城雉噐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欲
禦備何以枝梧臣按司馬遷天官書云天運三十歲一
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此常數也古聖知
其如此設備以待雖變不亂國家以建隆甲子歲下西
川甲午歲復亂三十年之應也當時西川止益梓眉遂
有城可守惟郭載棄而先走爲賊所據餘皆固守無城

之處悉爲賊據此有備無備之明効也陛下續服二聖
恢隆長世必有非常之制改轍更張因時立法固無封
執太祖削諸侯跋扈之權不得不爾太祖平僞國夷妖
巢本以杜覬望之術其如救世設法久則弊生救弊之
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
國勢强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厭兵遂有貞元
姑息之政憲宗覩齊蔡巨猾遂有元和討賊之議盖見
幾而作爲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郡

大患者三城池隳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兵不服習三也今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宸斷參之廟筭如阜因而脩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上嘉納之